



FLIP:
CHINESE
CONTEMPORARY
BOOK DESIGN

清华大学出版社

翻开——当代中国书籍设计



翻开

当代中国书籍设计

FLIP: CHINESE CONTEMPORARY BOOK DESIGN

吕敬人 编 · 清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开：当代中国书籍设计 / 吕敬人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8
ISBN 7-302-09123-4

I. 翻… II. 吕… III. 书籍装帧—设计—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TS8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4265 号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社总机：(010) 62770175

地 址：北京市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邮 编：100084
客户服务：(010) 62776969

责任编辑：甘 莉
书籍设计： 敬人书籍设计工作室
印 装 者：深圳佳信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190 × 285(mm)
印 张：17
书 号：ISBN 7-302-09123-4/J · 45
印 数：1 ~ 5000
定 价：198.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以及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62770175-3103 或 (010) 62795704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举报电话：(010) 62782989 13901104297 13801310933

工作小组

展览策划：

明基金

客席策展人：

靳埭强

展览统筹：

陈李淑仪

展览筹备及文字编撰：

苏慧娟

黄家安

麦君妍

展览联络：

彭慧仪

教育及服务推广：

连美娇

刘碧玲

图录设计：

敬人设计工作室

展览设计概念：

刘小康

展览设计：

苏作娟

李国清

翻开—当代中国书籍设计展

香港特别行政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及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协办

香港文化博物馆筹划

2004年8月16日至2005年1月24日

香港文化博物馆

香港沙田文林路1号

查询电话：852 2180 8188

网址：<http://hk.heritage.museum>

书籍在中国古代除了是知识的载体外，更有着尊崇的地位，一般人都会珍而藏之。中国传统书籍装帧崇尚儒雅，尤以明清以来最为流行的线装本，竖排右翻，清雅简朴，更是传统文化的表征。

20世纪初西方印刷技术和书籍设计概念传入，使中国书籍装帧有了新的冲击和发展。今天谈书籍装帧，已不单局限于封面钉装和版式编排，而更是内容与形式的整合，达至艺术创作的境界。书籍设计师在书籍制作过程中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

这次展览，选取中国内地、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设计出色的书籍展出，超过五百册。具体地反映中国当代书籍设计的风尚和成果。这些作品，有些继承传统，有些折冲中外，有些推陈出新，实在蔚为大观。

是次展览得以成功举办，实有赖多方支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协办其事，香港设计界大师靳埭强先生担任客席策展人，中国书籍设计名家吕敬人教授、王行恭教授、刘小康先生和吴卫鸣先生担任顾问。他们不辞劳苦付出宝贵时间和提供专业意见，令市民有幸饱览我国当代书籍设计繁花似锦的新貌，谨此致谢。

香港文化博物馆总馆长
明基全

2004年7月

阅读与美感

——写在“翻开—当代中国书籍设计展”在香港开幕之际

翻开,是一个动人的词汇。

翻开历史的一页,翻开往事的一幕,翻开人生精彩的一瞬间……书籍是为我们提供能够浏览跨越时间和空间、美不可言的信息平台。翻开书页,像朝圣者那样虔诚,面对知识顶礼膜拜。书为成长提供精神滋养,为活在这个世上赢得一束光亮,为平生增添一份乐趣。

翻开,是动态的阅读行为。眼视、手触、心读,文字墨香幽深飘逸,纸纹页声沉盈促缓。在翻开的过程中尽情领受一种阅读的美感。

翻开一本好书,令人爱不释手,读来有趣,阅之受益。好书是内容与形式、艺术与功能的统一,是表里如一、形神兼备的信息载体。好书体现和谐对比之美:和谐,为读者提供精神需求的空间;对比,则创造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五感之阅读愉悦的舞台,最终达到品味书卷文化意韵之境界,并为你插上想像力的翅膀。

翻开,也是启开设计者的心扉,以深邃周密的思考、富有想像力的创意、个人的修为学识和与人为善的心路,营造最佳的阅读氛围,使读者从书中领受到精神的慰藉。做书是在创造着一个灵魂、一个文化生命体。

信息时代的电子载体给人们带来种种方便,但纸品印刷物仍具有独到的存在价值,其体现了纸文化魅力的亲近感。翻开纸面上承载的文字,图像汇聚的世界,物化构建的形态……领会设计者智慧的涌动,并带来一丝心灵的感动。

翻开同根、同种、同享汉字文化恩惠的中国的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的四十余位书籍设计师们设计的林林总总的书籍,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陈述出如此不同、多姿多彩、妙趣横生的书籍语言。多元化的时代打破了封闭的状态,“翻开”恰是迈出相互理解、交流互补的一步。

“合而不同”是当今世界的潮流。而“翻开”,就是让此次展览敞开书页,给观众们来解读两岸四地书籍设计家们独具个性语境的机会。你将从翻开书籍的过程中领略书籍美感。

翻页聆读中,纸里生馨风。

书艺字海行,意韵犹未终。

感谢香港资深设计师靳埭强先生策划本次展览。

承蒙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文化博物馆的鼎力支持,在此表示由衷的谢忱。

感谢两岸四地诸位设计师们的友情“出演”。对书籍的钟爱使大家汇聚香江,在中国书籍设计发展的进程中,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预祝此次展览圆满成功。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书籍设计艺术委员会 副主任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

吕敬人

书的随想

靳埭强

我很高兴有机会策划一个书籍设计展览，使我在与书结缘的生活中，一再回顾思考。在还未选择展品，又未开始组织展览内容之前，我特别写下一些随想，作为这项工作的序章。

一、

书，是一种视觉传达的工具。我们想想，有哪些书曾令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记不起在什么时候开始看书，但最早接触到的是由沙纸线钉装的红皮书簿。大约五岁时，我在故乡开始上学，亲友送来很多文房用品作贺礼，其中就包括了不多这种红纸印黑字封面的本子《三字经》和《千字文》，还有印着《上大人孔乙己》朱红楷书的习字簿。这是至今还记忆鲜明的书籍设计，它们不但装帧得简单朴素，形象鲜明，内页编排亦清晰易读，美观大方。《三字经》内文以骨网格线分上下两栏，每句三字一行的设计，可以视为版面设计的基础。

另一本经典的传统书籍，就是每年出版一个新版本的《通书》，大家都叫它“通胜”，是农村生活的工具书。在40年代，通胜的封面用石版彩印，出版书坊的名字作大字标题，以吉祥图案装饰，配上工笔绘制的人物画，这是一种反映着当年时尚，富有民俗风格的装帧设计。与《三字经》等



《三字经》封面



《三字经》内页



《千字文》内页



《通书》内页

《通书》封面

红皮书相比,《通书》是大异其趣的,它的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带有神秘感。我真佩服设计者能像变戏法似地将各种千奇百怪的内容,编排成甚具装饰美的版面。当时我虽然不懂得评价它设计的优劣,但它肯定是带给我童年快乐的游戏玩具书。

为我的童年生活增添乐趣的,还有另一套线装《芥子园画谱》。这套祖父的藏书是我启蒙的工具书。书中各类画稿编排序,清雅文秀,闲来观赏与临摹,绘画渐渐成为我的爱好。一本好书不独能在视觉上不分年龄地传达学问,还能影响读者的人生。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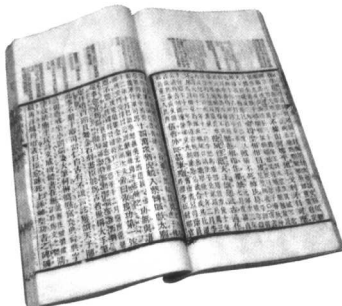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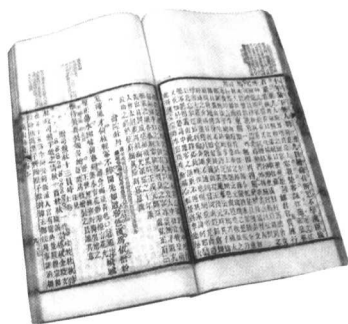
书跟视觉关系密切,其实跟听觉亦有间接的关系。回忆起童年,我就怀念长辈给我的一份幸福感。在黄昏入睡前,或夏日席地乘凉,母亲都给我讲故事,如《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等。从母亲的口述中,我用听觉阅读了这几本文学巨著。

我的母亲是一个中国传统女性,温柔贤淑。她在少年时代是少数有机会读书的女子,她从来以读书识字引以为傲。我不时从她轻声背诵诗书中得到这种感受。这可能就是一种身教,我耳濡目染下与书结缘,自然受益匪浅。回想当年,年纪小小的我,虽然读不懂那些线装小说名著,但对卷首的绣像插图甚有印象。这可能是引起我对古籍产生兴趣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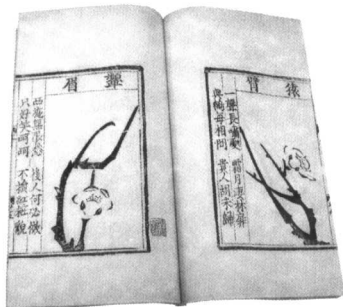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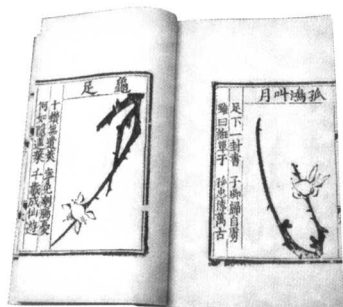
从听觉享受读书的乐趣,还有更直接的另一种感受。在宁静的环境中阅读,翻书声是一种轻柔的节奏,它没有时钟声的平板,也比之为浪漫。如果你只专注于书中的内容,就可能听不到半点声音。不过有一种翻书声你一定听过,就是集体翻书的声响。在讲堂上或会议中,一起听着依书直说的报告,同一时间打开本子,同一时间翻向下页。这种书声沉闷无比,没有半点乐趣。



《芥子园画谱》



《李义山诗集》



《宋刻梅花喜神谱》

三、

书是一种生活化的东西，它给人丰富的触觉经验。由于书的大小、厚薄、轻重、软硬以及它的材质、印刷工艺和订装方法，都影响着读者的感觉。我对书的触觉经验是有所偏好的，喜欢开本适中，书身轻软，材质自然，工艺精炼而不浮华。因此，我对中国传统线装书情有独钟，它给我一种和谐体贴的手感。少年时期，我很欣赏关羽《夜读春秋》的绣像图，他左手执书卷，右手抚须，神态专注自在，这正表现书与人融合一体的关系。

我与线装书结缘于童年，是由上文提及的《芥子园画谱》开始。同期另一本至今还留有印象的是母亲常背诵的《幼学琼林》，书中上图下文的版面增添阅读的情趣。中国传统书籍的版面设计实在留下了很多精萃，可给我们承传。我藏有复制版《宋刻梅花喜神谱》就是优秀版本。这本书按梅花从“蓓蕾”到“就实”绘画了一百幅不同姿态的梅花，并各配题名和五言诗，画作气韵生动，文字楷体文秀，版式清雅简朴，蕴含着多少人的手工艺和情怀。每当开卷在掌中，常有书轻情重的感觉。

对书的感情不但在书内，有时也体现在书本之外。在一个文化旅程中，我认识了爱书之人怀德兄，他向我求画，以珍贵的同治印刊《李义山诗集》相赠，使我非常感动。书中独特的宋体高雅清逸，纯文字的版面以黑、朱与蓝三色印刷，变奏出无穷的韵律，加上精美的印工，优质的纸材，都给人美好的触感，然而，更可贵者是爱书者付托的情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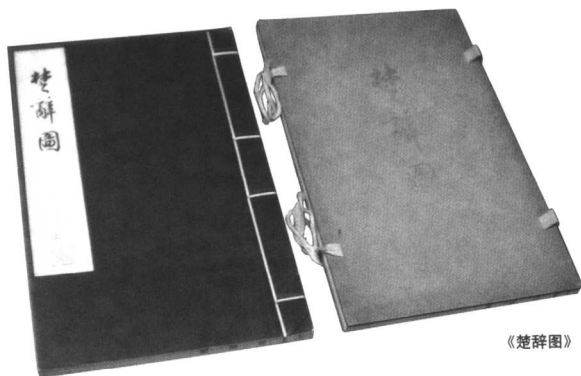
四、

在近代出版的中国书籍中能承传古籍的优点，而具有品味的例子不多，我在70年代购藏了一套《楚辞图》是值得欣赏的设计。这套书分上下两卷，是1953年郑振铎先生编辑，中华书局

出版，于1963年12月在北京第一次印刷，印数300部，非常珍贵。宣纸内页以活字排版印刷，图版影印效果精美，传统线装深蓝纸封面，书名用行书题字，清雅的纸签比例讲究，简洁大方；外配纤维板上下两片，以白布带相连作书函，朴实无华；书函利用纤维板底的小方格纹理，将行书“楚辞图”三字压凹在中央，平实中显出高品味的格调。至今我也不知道这套书的设计师是谁，可知在那年代，设计工作并不受重视。

近百年来，中国的出版与印刷都受西方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书籍的订装方法和洋纸的应用配合先进的印刷科技，使传统的古籍形式渐渐式微。在我的求学时期，这股洋味已吹遍了当时的书店和图书馆。但我当时对书本的偏爱标准与今天并没有两样。虽然，制作精美的精装书非常名贵，但我还是比较喜欢软封面的平装书。封面设计亦普遍换上了洋味十足的装饰风格，但能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一些较有品味、较内敛清雅的书本。

20世纪50年代，我在广州中山图书馆中借阅过鲁迅的《呐喊》和《彷徨》，都是我至今还留有良好印象的版本。《彷徨》的封面运用简括的人物图案配合活字书名，平实中焕发出时代感。适当地表现书中内容的精神面貌。几十年后，当我在一本近代中国平面设计的图录中，看到鲁迅著作的封面，即时引起我对这段少年读书生活的回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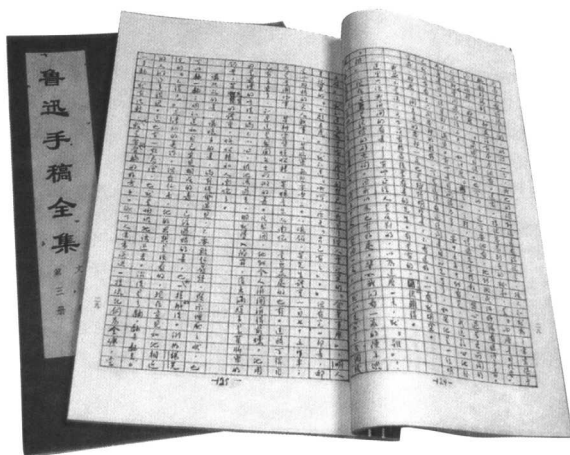


《楚辞图》



《呐喊》

《彷徨》



《鲁迅手稿全集》

五、

想起中山图书馆，我就不禁怀想起初中两年课余在那儿寻宝的时光，我特别喜爱那一排排木造的抽屉长长地排满小纸卡，每张卡就是一本书的记录。有一天，我寻到了奇珍异宝，一本鲁迅手稿专集。这本不准借阅的书，管理员还是让我站在柜台前随意翻阅，原大的稿纸上毛笔小行书流畅、潇洒，我小心恭敬地浏览着，在字里行间好像浮现著作者的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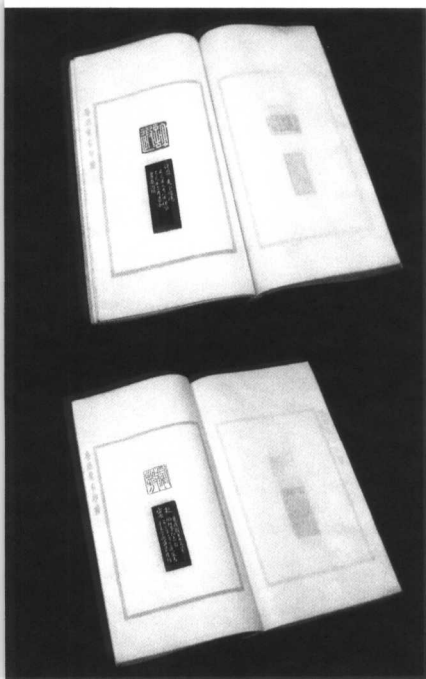
在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的时候，西泠印社刊行了一本《鲁迅笔名印谱》。这是该社篆刻家刻制的170个鲁迅笔名的印章，钤拓出版。170页每页用手工钤印，又以墨拓印边款，虽然篆刻作品不是款款精彩，但翻开观看还是赏心悦目，加上边款文字的凹凸触感之外，还飘来一股墨的余香。

书的气味是由于造书所用的材质与印制工艺的素材而产生的，不同的纸有不同的气味，布料、皮料和油墨等都会散发出不同的气味。我曾收到有强烈恶臭的本子，令人敬而远之，不愿亲近。

90年代，在台北认识了设计同道尧生兄。他正在将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数本佛经重刊，不但精心设计了精美的书函和包装，更研究还原印制的工艺。他为了保留宗经卷中的清淡味，做了很多实验去减轻油墨味。这种对设计的追求，对承传文化的努力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当代中国书籍设计怎样承传，如何创新，是我们这时代的中国设计师的课题。希望借着这个展览，翻开这页中国书籍设计的现代史，以不同的角度去阅读，不同的知觉去感受。

让书中存情，开卷留香。



《鲁迅笔名印谱》

“开卷”

——中国古代书籍艺术的审美形态

杭 间

一、

“开卷有益”、“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之类的话，对于阅读书籍，世界各地的态度大致是相同的；但我细细品味中国传统的书籍观念，发觉“开卷有益”还有着意味深长的书籍形态发展的内容。从先秦的“简策装”到唐宋以后的“经折装”、“卷轴装”、“旋风装”、“蝴蝶装”、“裱褙装”、“线装”等，一直到近世机械印刷术传入后的种种复杂丰富的现代装帧形态，一部书籍形态发展的历史，也是独特的审美文化史。

传统概念上，“书”总是好的，传道授业，“耕读传家”，因此“开卷有益”，“开卷”就不仅仅是普通的翻开一本书了。自从周末废官学兴私学，书、教师、学校的概念中总有孔子的影子，一个宽额密须的高大的先生拿着“简策”站着，开蒙就是启蒙，因此，“书”的神圣性在中国历来是不容怀疑的。我小时候在乡村生活，文革时期纸张匮乏，我的母亲也坚决不让家人用带字的纸当手纸，而这在乡村生活中是有普遍性的，并非只有我们家才这样。见过北京的一位知名收藏家的雅室，是用复制的古籍一张张贴起来做墙壁的装饰，那明末风格的版刻，发黄的宣纸，衬着那些古董，见者无不赞扬设计者的巧思；但在我看来，却一点也不吃惊，因为在我小学老师的家中——一个酷爱传统的乡村老头，在“文革”的灰烬中曾偷偷藏起许多从

“地主”家抄出来的古籍残本，不舍得扔，就拿来当作糊窗户纸和墙纸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的课外学习就是在老头的家中，跟着他辨析墙上的文字。

二、

“开卷”虽然是指造纸术发明以后的书籍，但广义的书籍的历史大约可以推到商代或更早，先秦时的简策与版牍并存，不过简策多用来写书，版牍用来写公文和书信，所以从书籍的意义上来说，简策的“开卷”意味随着有关事迹的展开而显得不同寻常。

“简策”的竹简由于新竹容易生虫，而需要在火上烤去水分，因称“汗青”，“汗青”的象征性有后来的诗歌为证：“留取丹心照汗青”，在这里，书籍便庄严为“历史”，而且这“历史”并非是一般如西方意义上的记载事实的历史，而是一种“正史”——我可以把它演义为“正气的历史”，《幼学琼林·文事》曰：“荣于华袞，乃《春秋》一字之褒；严于斧钺，乃《春秋》一字之贬。”意思是说，《春秋》上一个字的褒扬，如同穿上君主礼服那样荣耀；《春秋》上一个字的贬责，如同犯罪用斧钺制裁那么严厉。如此，书的意义，便成为一种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的、可以在浩渺的宇宙中显示不灭的真理的东西，如“私学”在周末产生的意义一样，“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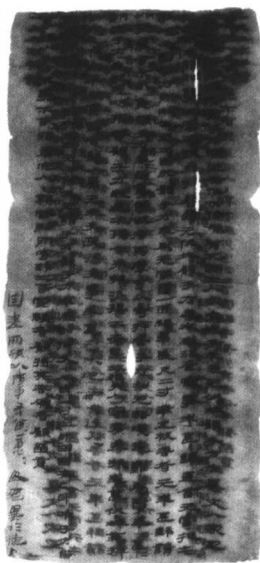
《简策》



产生（也许还包括文字的产生，传说仓颉造字“惊神泣鬼”），象征一种不以统治者威权为惟一准则的、来自人民而又符合“天道”的力量出现。

书的形态当然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孔子晚年喜读《易》，以至“韦编三绝”。简策装的方法笨重而不结实，更不便携带和收藏，于是就出现帛书。《墨子·鲁问》说“书于竹帛，镂于金石”，可见简策与帛书，还有金石，几乎是同时出现和使用的。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有《老子》、《经法》、《十六经》、《战国策》及兵书、历书、医书等十多种，共计有12万多字；其中的形态有卷轴式，还有折叠式，并且图文并茂。现在看来，帛书的流行，虽然因其材料的昂贵而有相当的局限性，但这种有相当面积的平面的书籍载体形态，比起以版牍构成的简策来，确有很大的优越性，它对催生寻找一种更便宜的书写材料有着直接作用的，于是，伟大的纸的发明在汉代前后，便不是一种偶然。

但帛书的“卷轴”开始了真正开卷“有益”的历史，书不再仅仅是“文以载道”为目的。卷轴的平面展开，一个适合书写者心意的可以发挥的空间出现了，使阅读进入一种“艺术状态”，书法从此与书籍成为一种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东西。作为书写的艺术的“书法”成为古代中国人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以至于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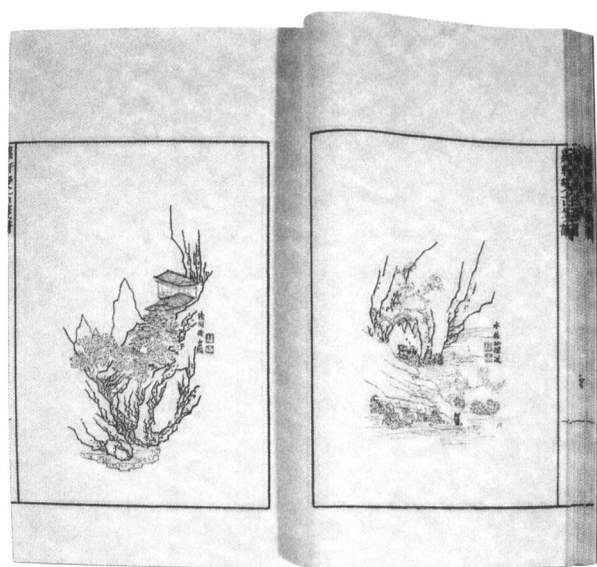
西汉《帛书》

我们要谈现代形态的书籍的时候，仍然无法回避“字体”以及由它而来的诸多因素在整个书籍设计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三、

也许纸的发明是由“帛”的昂贵和不易获得而催生的，因为最早的“纸”，是用丝麻纤维作原料制成的，世界上发现最早的纸“灋桥纸”（1957年西安灋桥砖瓦厂工地出土）是公元前2世纪的物品，实际上是一团麻絮经水潮湿后剥离而成，不是植物纤维所造。《说文解字》中收有篆体的“纸”字，但是释义中说：“纸，絮策也。”^①由此可见，今日学界公认蔡伦在造纸术上的贡献，是有理由的，因为植物纤维纸的产生，在人类书写历史上，与“帛”纸，实在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成本低廉、吸水性好、纸的发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了。纸的廉价，容易取得，因之使它具有平民化色彩；纸的性能柔软，吸水性好，为每一个书写者提供了抒发心性的可能，以后，一切书的设计均在纸这个平台上展开。

可惜后来人们对于纸的使用，为了降低成本而偏于单一，古代的一些名纸没有在规模上得以流传。例如著名的《兰亭序》所用的“蚕茧纸”，《世说新语》曰：“蚕茧纸，纸似茧而泽也。”传说这种纸是以蚕茧制造，一直到元代还有使用，质地细薄而有光泽，有丝棉的感觉，稳定性



《萝轩变古笈谱》明崇祯吴发祥刻印

好，几百年历久如新。魏晋时代浙江又产有“剡藤纸”，是以野生藤为原料，欧阳修曾有“剡藤莹滑如玻璃”，按此形容推断，怕是像今天的有光铜版纸。王羲之本人是个对书写材料极有钻研的人，不但设计了绿沉漆的笔，而且使用了如麻纸、张永制纸、柴纸等。其中麻纸是宋元时代版刻的主要用纸。麻纸又分白麻纸和黄麻纸，前者正面光洁薄而细腻，后者偏黄，表面略显粗糙，能隐约见到纤维，纹样的肌理非常好。中国古代书籍的用纸因书的用途不同而有区别。浙江开化产的“开化纸”纸薄如蝉翼，质好产量大，官方书坊常用它来印较为正式的文献；河北迁安产的“迁安纸”俗称毛头纸，从名称就可知道纸的质地，清末用它印《三字经》等通俗读物；罗纹纸因罗纹的美而被用来印诗词歌赋；清代好的版刻流行用宣纸印书，宣纸质绵白而有韧性，又有极好的吸水性，当时的有关金石、画谱必用它印刷；清代南方还产一种防蛀纸，掺入防蛀药呈橘红色，用来做封皮的内页，人称“万年红纸”，真是功能与审美俱佳。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十竹斋》等著名艺术笈（画）谱，就是这种版刻与用纸完美结合的典型。近代欧洲机械印刷术传入我国后，由于效率提高，纸的产量也随之大步增长。用机器打纸浆抄纸，用上了漂白粉，纸的稳定性就难以保证，我们今天翻开有些书，时间稍长，内芯虽白但外廓却是黄的，纸质变脆，就是化学添加的产物。